

风刮得很猛，公路两侧路肩上铺着一层素白的寒霜。寒霜下的车辙坑坑洼洼，车上的人昏昏糊糊，颠颠倒倒，前仰后合。也亏了我们这群早起的行路人。

车突然停了，我们也从梦游般的旅程中醒来。四野空旷，一派萧瑟，凛冽的寒气中有一股清冷的蒿草气息。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？

原是要去怀宁石碑的。石碑是京剧鼻祖程长庚北上演剧的始发地。程长庚是清同治、光绪年间徽班进京的领军人物。他自幼被父亲带到三庆班，而以《文昭关》《战长沙》一战成名，轰动京城。翻《梨园旧话》旧册，读到对他的唱腔的十二字以评：“穿云裂石，余音绕梁，沉雄之致。”现在，我们正要去那里补拍一些镜头，取道安庆北门外，居然误走到这里——皖河口。想起人生本没有目标，一次错误的行走，竟然让我们来到古皖国的发源地。皖者，清白完备而无缺也。皖字，因皖公起名。皖公是古皖国的君主。春秋无义战，义者必稀，也必贵。皖伯，皖公，皖公山，直至现在安徽省简称，是人们送给一个古时仁义之君的雅号，尊称。

没有出将入相的戏台，没有铿锵的锣鼓，没有穿云裂石的唱腔，更没有台下伸头缩颈如痴如醉的观众，一次错误的行走，让我们看到天际下那广漠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，寒风萧瑟，大漠中的荒草在寒风中海浪般翻涌，一直衔接到远处隐约的山脉，呈现出连绵不尽的灰褐色。隔空传来一阵阵海涛般的轰响，深远辽阔的视野中，有一片或几片水洼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晶亮地呈现着，就像是一颗颗被镶嵌在幕墙上的宝石。大漠高远，天高地阔，眼前的景致让我们想起王维的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虽然没有落日，没有孤烟，但沙漠、滩涂以及深远辽阔的大草甸子，为我们展现出一派亘古以来的苍莽与辽阔。眼前的皖河也曾水深岸阔，也曾烟波浩淼，能灌溉良田，能行得舟船，甚至能走皇家的船队。司

主妇的冰箱，就像爱臭美女人的衣橱，迟早打开，都会觉得少点啥，即便冰箱已经菜满为患了——爸妈种的豆角、南瓜，还有我去山里避暑带回来的小土豆、从超市买的红萝卜和洋葱。看到冰箱里满满当当的，说不上幸福感爆棚吧，也算是松一口气，我不是专业厨师，做不到一个白菜就能做出四种花样来，可尽量丰富的食材，确实能够减少我的焦虑。

冰箱里弹尽粮绝固然令人心慌，可随之而来的担心，是操心食材放时间长就不新鲜了。比如有段时间一家人要集体出游，出发前一天，发现冰箱里还有不少余粮——这就意味着这一天的

皖河口

黄复彩



古老的河流 林廖君 摄

马迁《高祖本纪》记载了当年刘邦起事时，当前方有蛇挡道，“高祖醉曰：壮士行何畏！乃前拔剑击斩蛇。”后有老妪哭于道，人问曰，为何哭泣？老妪曰：我儿为白帝子，今被赤帝子杀了。刘邦听后大悦，后果然称帝，是为汉高祖。帝王好封禅，公元前106年，汉武帝开启了他的东巡之路。史记《封禅书》记载了他沿着皖河口一路登临位于古皖之地天柱山封禅的情景。出皖河口，今枞阳有射蛟台，传汉武帝曾在此射蛟于江。射蛟台的传说，以及古传《盛唐枞阳之歌》，我以为是古人专为汉武帝量身定制，以证明汉室帝王基因的强大。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，一代代帝王皆成过往，往事越千年，眼前这冬季干涸而蜿蜒曲折细长的河流，究竟是蛇是蛟，谁人又能说清？

江淮之地的冬季雨水奇缺，对于一条河流来说，滩涂是必须的。宽阔的滩涂犹如河流之母，当夏季洪水肆虐时，滩涂吸纳了大量的水

流，既解除了河流的困厄，又缓解了下游的压力。现在是枯水期，河水退到河床下，大片的滩涂让皖河静静地栖息着，像是刚刚生育过的母亲在将养生息，以备来年。而到了明春，当万物复苏，大地春暖，你再来看吧，那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会让你怀疑走进了内蒙的大草原。天照例阴翳着，站在这一片天地之间，竟让人在一刹那间忘却了季节和时间。

灰黄色的牛群淹没在这片大草甸子里，直到它们走进我们的镜头。牛的进入，顿时让这片景致活泛起来，也生动起来。我们提着相机和摄像机往河堤下走去。牛群被我们这些突兀而来的人群吓坏了，它们哞哞地叫着，开始四散逃窜。牧牛人朝我们吼着，听不清他叫些什么，我们只得站在河堤的斜坡上，有的则不忍这难得的镜头白白从眼皮子底下划过，他们躺在河坝上，拍摄这荒漠下罕见的一幕。风吹动着大草甸子，四野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呼声，牛

群啃食枯草的嚓嚓之声清晰地传来，让人有一种想一头扑进去，扑进这广袤的大草甸子的欲望，在那片厚绒绒的草场上打一个滚，翻几个跟头，相互追逐打闹，或是骑在牛背上，对着那远处隐约的山脉孩子般地大叫几声。

冬季的皖河水流枯竭，几乎让我们开始怀疑它曾经的存在。季节的不同，河流自然会呈现出它不同的性格，就像人。河流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根本。就是眼前这条细小得让中国的河流史忽略不计的皖河，却是古皖国的发源地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古皖国即在长河与潜水的交界处建立都城。薛家岗遗址的挖掘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次重要发现，那些粗劣的生产和生活用具，证明早在六千年前，人类就开始在皖河流域繁衍生息。沉浸于眼前的皖河，可以想象到那逶迤的皇家船队前不见尾，后不见首的整肃与壮观，碧蓝的天底下彩旗猎猎，宫廷仪仗队用复杂的编钟奏出浩荡的乐曲。

风越刮越猛，大草甸子上，无边无际的荒草海浪般翻滚，翻涌出一段段历史，一个个英雄人物，彩旗猎猎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，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，一代天骄，曹孟德、周公瑾、曾国荃、陈玉成，“凭君莫谈封侯事，一将成名万骨枯”，千百年来，浓稠的血液曾一次次染红皖河，在这皖河两岸，究竟埋葬了多少英雄的白骨？究竟有多少怨魂难以还乡？逝者如斯，千百年来，皖河依然在默默地流淌着。一条皖河，经历了太多的征战与杀戮，听过多少战场上的厮杀，闻听过多少死难者的呜咽。历史更迭下的重生与毁灭，如雷如电如雾，而眼下，皖河却有着它特有的宁静，宁静得像一个睡熟了的婴儿，那曾经发生的一切，像是被一块橡皮轻轻地擦过，居然没留下一丝痕迹——这就是一条河，哪怕是一条细如游丝的河流，它包纳千古，都摄天下。人啊，在如此的一条河流面前，究竟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
冰箱里的乾坤

肖遥

晚餐要消灭掉至少一个大菜花，一斤青菜，五个土豆，还有十个鸡蛋。还有一次是，刚刚采购回来，爸妈送来了他们种的青菜、生菜、菠菜，怎么也消灭不完这么多菜，于是眼睁睁看着青菜发黄，菠菜蔫掉。

因而每次打开冰箱，我都要焦虑一场——就像看到了一个不尽人意的武器库，不是武器太少，就是太多，但哪个好像都不称手，也许还是自己的武艺不高。高明的武士胡乱抄一把锅铲都能杀敌无数，一想到我会辜负了这些还算精良的武器，就更加沮丧了。

沮丧之余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好像一天天的忙活着就只为这个冰箱打工了，冰箱空了我熬煎，冰箱太满我也焦虑。我的世界越来越小，小到就剩下这么个冰箱了。我甚至会发一通无名之火，为的是冰箱里食材

快空了，而吃饭的人并没有减少，或者冰箱里食材那么多，而吃饭的人好像不给力。我经常会忘了，冰箱是为了吃饭的人服务的，我时常会先冰箱之忧而忧，后冰箱之乐而乐，冰箱的盈亏关系着我的悲欢，冰箱的满空影响着我的心情。

人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执念的奴隶，就像我的闺蜜——外人眼里事业有成的大敏，总是在半夜醒来，想到公司运营再难睡着，最严重的时候，她在深山里租了个房子，实在睡不着就驱车四个小时去山里，就为睡个囫囵觉。我的同事——看上去幸福美满的阿平，跟我吐露她因为担心孩子学习成绩下降，心里怎么也不快乐，就好像忽然找不到通往开心的路径了。她们的焦虑和我对于冰箱的执念是一样的，我是执着于厨艺，总觉得还差一口气就

成了，就可以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不多不少了。即便我们再努力做到万无一失，也会有意外和不可控，大到国际形势，小至亲密关系，都在变化不定，世间哪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？何必强求饭菜做得刚刚好？食材储备万无一失？

虽然我时常会为了冰箱的满空而烦恼，但我发现，当我加完班披星戴月地回到家，像个瞬间被戳破的气球一样瘫在沙发上，站起身的第一个动作，就是去开冰箱，抓几颗板栗扔进烤箱，当板栗飘香的时候，楼下传来谁的手机铃声：“哪有那么多爱恨情仇，哪有那么多伤心泪流，哪那么多路要远走，哪那么多不堪回首。”忽然想到，冰箱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精神避难所，当更多的失控来临之际，打开冰箱，明亮的灯光刷地一下照在食物上，就像被施了法术的睡美人的城堡，静静地等着被唤醒，那一刻，我顿时横刀立马，逐渐满血复活。而冰箱也在成就我不是吗？今年夏天，在冰箱的督促下，我学会了茄子的72种做法，脑补了辣子的108种吃法，实践了黄瓜的24项全能做法。